

和你面对面

H E N I M I A N D U I M I A N

回首乡关
一粒复活的诗的种子

山·水·品格及其他
炉边对话
有问
回首乡关
一粒复活的诗的种子

LIHUANYI



黎焕颐/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你面对面/黎焕颐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2. 12

ISBN 7-221-06131-9

I. 和… II. 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6881 号

责任编辑 莫贵阳 杨民生

封面设计 曹琼德

和你面对面

黎焕颐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890 × 124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

ISBN 7-221-06131-9/I·1294 定价: 22.00 元

目 录

山·水·品格及其他

- 他活在第二次 / 1
女儿, 别忘记…… / 5
痛苦中的慰藉 / 8
在春天的港口 / 10
山·水·品格…… / 12
秋之断章 / 14
雪野遐思 / 17
桂林山水 / 20
名山之间 / 25
浔阳怀古 / 28
社会风(三章) / 30
真理及其他 / 33
昨天的几则日记 / 36
致改革者 / 40

- 在朦胧的细雨中 /43
杨浦大桥散步 /44
深圳纪行 /46
同是一片国土 /48
水·风·石·鼎 /51
运动的度与数 /53
深化与净化 /55
道与器 灵与肉 /57
无题之题 /59
满眼狂花新世界 /61
世界本多情 /63
宇宙·人·历史 /65
求完与不可能完 /67
缺陷,也是一种美 /69
说品质 /72

炉边对话

- 炉边对话 /75
与友人夜话 /79
世态随议 /81
读书眉批 /84
读史有悟(二题) /87
读史断想 /94
文化的乡愁 /100
虹桥话别 /107

山阴道上的遐思	/110
人面桃花相映红	/115
老山,诗化的灵魂	/123
又是春草绿	/129
呻吟声中的喜遇	/135
南窗偶语	/139
谈电视文化	/144
说眼镜	/146
与友人的一次对话	/149

有 问

有问	/154
田兵,越老越透明	/157
读陈沂同志	/161
百代宗风	/171
问郭沫若	/175
戴厚英和余秋雨	/180
致谢冕的公开信	/189
洛阳纸贱	/193
大雪无痕赤子心	/196
芳草如茵	/200
天道不孤	/202
送肖岗	/204
一世文章未尽才	/206
青藏高原的情结	/209

- 相识恨晚 /212
怀江庸老人 /214
君子之交的郭风 /218
江南烟雨 /220
与刘学洙论交 /223
学风 /225

回首乡关

- 故乡纪行 /227
月是故乡明 /231
宅心仁爱的黎安理 /237
无黎恂即无“沙滩文化” /240
中寝的芝兰结义 /243
黎伯庸习武侠 /245
黎庶昌的一件布衫 /247
“锄经堂”藏书的版本 /249
从《古逸丛书》原刻版想起的 /251
由“黎庶昌辞条”所想到的 /253
沙滩文化的最后一代传人 /255
哥哥 /260
念培仁侄 /264
读书的目的是什么？ /267
和女儿谈根 /269
代沟 /271
回首乡关 /274

贵州赋 /280

一粒复活的诗的种子

一粒复活的诗的种子 /285

我是诗的子民 /295

诗的断想 /300

读当代诗坛 /304

三千白发为谁长? /308

写给纪宇的信(两封) /312

西湖的秋柳 /317

没有涂脂抹粉 /319

李士非的诗 /321

“荒田”不荒 /323

《旧金山浮生》的中国情结 /326

《邵燕祥文抄》读后 /328

自我灵魂的审询 /330

愠色中的亮色 /333

跨世纪的对话(代后记) /336

他活在第二次

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你不必回忆：他死在哪一年？哪一次？也许，你熟悉他，正像熟悉你自己……

不是吗？你也曾经死过啊，镣铐着的灵魂，上下无栖息。啊！生只有一次，死只有一次，一个人的一生，哪能有两次的生死？然而这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人间奇迹。

看吧——咆哮黄河，横溢天际，浩荡长江，热情洋溢，他活了啊，一派涛声浪语……

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走出牛棚，走出监狱，走出穷沙极漠，长歌过市。看！满身创伤掩不住他的勃勃英姿……回想当初，他第一次来到这尘世，妈妈洗净他的血污，当作天下所有母亲的爱抚，呈献给这苍茫大地……

如今，他又作为一个被邪恶扼杀了的孩子，从爆竹声中缓活过来，拉上妈妈的手放声长啼……

多么好！春江水暖鸭先知，2000年最好的消息，已经由他带来，我们怎么来迎接他呢？摆上酒筵——他不吃！高官厚禄——他不需！那么，吹上唢呐向人间报喜！不！不！这些、这些、他全不要，他要的是物还故主“十一”的生日。其次，是原子电子，是宝剑和笔

……啊！透明的肝胆，舒朗的须眉，科学家的头脑，诗人的气质。

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这是喜剧，也是悲剧。

这是时代的奇迹，也是人生的奇遇。

世界，本来就不是牛棚，他啊，怎么能活活坑死？坑死他，就等于承认谎言就是真理！就等于承认这世界是真理的墓穴！

是的，真理从来就没有墓穴。骊山也罢！茂陵也罢！埋葬的并不是真理……金字塔也罢！万里长城也罢！从来就不是真理的禁区……

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迎着黎明玫瑰色的曙光，步伐是那样整齐……他走向哪里去呢？回家吗？不是！三步当作两步走，向当年生死拼搏的阵地……

就在这里！就在这里！是的！是的！是又一个淮海战役的双堆集……嗨！历史该多么相似！

只不过改变了时间地点，改变了斗争的形式——敌人——画皮！阵地——九百多万平方公里，幅员，无边无际！

哎！好一场持久的战斗，反击——围攻！围攻——反击！寸步不让，死不妥协！寸隙必争，肝胆淋漓……

争的是权？争的是名？争的是利？呸！争这个，沐猴衣冠，一钱不值！争的是名器的名，争的是名器的器！争的是做人的权利！争的是离离原上草！争的是丰衣足食！争的是自由和真理的阵地！

啊！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像冬眠之后的百灵，哼起喜悦而又火热的曲子——“世界不是棺材，谁也休想埋葬真理！真理从来就没有睡觉，江河奔流，行云驭气。”

你听到没有？他从霹雳声中活了过来，他从丘墟之中走了出来，如飞马、醒狮……如星辰下天，金猴出世……

于是，你抬头遥望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他是谁呀？他叫甚么名字？是的，他和我们，曾是旧相识……但他并没有回家，而是

首先把捎来的春如意，交给正在龟裂的大地……

伤感么？也许……怎么不伤感呀！

好一场生死交锋，好一场血与火的抗击，他亲眼看见：朋友、同志，被暴徒，活活打死；唉！甚至于来不及去拥抱同伴的尸体，他就锒铛过市……

啊！一瞬间，仿佛就回到黑暗的中世纪……本来么，他可以玲珑剔透，不偏不倚；他可以逍遥自在，不乞不求；甚至于他可以，卖身投靠，求得一官半职！然而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做人的价值，他不能这样自私！

都扔来吧——帽子、棍子……都使上吧——捆、绑、吊、打的刑具……不战而死，他感到是羞耻！啊！历历往事，记忆犹新，又叫他从何谈起……

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他在和你亲吻，和你拥抱，和你痛诉复活的经历……

啊！他向大宇宙披肝沥胆，正像喜儿跨过阴森的鬼域，向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纪走来……你看见他噙着狂欢的热泪，一步一曲春歌……他寻找甚么呢？当年的伙伴，当年的战友，他们都还活着么？

啊哈！生活的遭遇，竟是这般巧合！大家都在同一天死去，又都在同一天复活。

好哇！好哇！天地赤诚相会，没有半丝云幕。好哇！好哇！太阳光明了，冰冻的山川又暖和了！

好哇好哇！月亮重圆了，破碎了的年代又复合了！

啊！结束了：恐怖、冷酷、罪恶……

啊！粉碎了镣铐、桎梏、枷锁……

啊！活血了：理想、希望、脉络……

举起手臂高呼吧——死去又复活，复活又重遇。悲喜交集，恍如隔世……痛叙生死之情吧——烈火炼真金，患难知同志。虽然烟囪水塔，瘦骨林立。虽然水稻小麦，垂头丧气。虽然艺术和诗，半身

不遂。虽然破铜烂铁，冒充名器。虽然马克思播下的是龙种，而收获的不一定是龙子。然而，我们用不着焦心，只要他复活，就是好事。

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复活的日期：1976年的10月6日！记住——记住这日子，这就是我们的复活节！

狂欢吧——用不着流伤感的眼泪。复活就是笑！复活就是笑的胜利！复活是为了明天，复活决不是回顾过去……

啊！复活是为新的转移！复活是为了新的进击！复活是为了新的胜利！复活，复活，复活是为了向二十一世纪报到、聚齐……

走！走！以二万五的急行军的步伐……走啊！走啊！

前面一定还会有荆棘……但，有历史这面镜子，有日新月异的旗帜，我们就会如虎添翼！记住：记住复活的全部哲理……

啊！真理不怕重复，真理经得起重复的回忆……

记住吧——记住1976年的10月6日！她会以复活的金光闪闪的大字，装进我们的历史档案，留给子孙后代！

但是，要一千倍地小心，要一万倍地警惕，吃太阳的天狗虽成弃尸，而他的幽灵，还没断呼吸，并且还有可能借尸还魂，从血泊中再起……

用煤烟和小麦烤出的诗与酒来点燃复活节的焰火吧！剑和火，固然富于威力，但它并不就是复活节的全部的、惟一的胜利！

啊啊！啊啊！他活了，他活在第二次。

看：他是那样精力充沛，如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他是谁啊？他到底叫甚么名字？……其实，你不必回忆，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死在哪一年？哪一次？

事实上，你也得到复活节的通知，你也是复活节的儿子。

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，

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战士。

女儿，别忘记……

今年十二月上旬，女儿满十八周岁。用她的话来说，这是她青春圆舞曲的第一个旋律。孩子渴望成年，而我渴望思想年轻。前几天，她雀跃着满怀喜悦地说：“爸爸，十八岁是我获得法定公民年龄的大事，你该好好替我庆祝啊！”她看着我两鬓褪尽青丝、雪染沧桑，我目注她亭亭玉立，迎风吐秀，父女之间的亲情犹如潮水在喷涌。

我说：“爸爸过去不给你讲我的经历，是怕你承受不了。如今你成年了，应当有对历史、对人生、对生活的承受力。今天你们能享受温馨，是因为昨天父辈祖辈给你们负荷了苦难。忘记过去，等于背叛。记住，孩子，生活固然充满美好的阳光，时代固然是一马阳关大道，但也有狂风大雨的日子，泥泞艰难的羊肠小径。我说：最近有关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。介绍党从一大到十五大的一些电视片，你一定要看。这样，你就会明白一些。”

她问我青年时代谈过恋爱没有？“1958年你已经二十七周岁，为什么还不结婚？”我告诉她，我谈过恋爱。只是到1957年触雷，爱情，当然也就在雷声阵阵中化为乌有了。“那位姑娘不等你吗？”她问得天真，我答得深沉：“这是晴天霹雳啊！孩子，连天都被打一个窟窿，爱怎么不被劈死？！至于以后二十年：从1958到1978，爸爸

在沙漠里，在历史的风雪线上挣扎，爸爸没有人爱，别人也不敢爱……明白吗？”

她说：“爸爸，同学们见到你，都说你是我爷爷，我不好意思答复他们。我该怎么来答复他们呢？——你说。”我感到阵阵心疼，我理解女儿的心情。停了半晌，我对她说：“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的同学，爸爸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风雪线上拯救出来的。爸爸受冻的青春、爱情、理想，也是从三中全会得到哺乳，一如你一样，是三中全会的乳儿。你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的同学，没有三中全会，也就没有他们今天的幸福。”我边说，边郑重地将1981年春天她还是婴儿时我为她写的一首名为《题在摇篮上的小诗》一笔一画地写在她的日记本上：

爸爸舔你，舔的是/失而复得的爱。

爸爸抱你，抱的是/充满希望的未来。

爸爸的昨天，风雪漫过膝盖。

爸爸的今天，头顶满天云彩。

在昨天和今天之间，你是，

爸爸生命史上的一根纽带。

你本应是属于爸爸的青年时代。

可是直到如今你方才破涕而来。

这么悠长的岁月，残阳如血，关山如海……

长大以后，如果你写自传，这一段空白该怎么交待？！

……是的，这是历史赋给你的特征：

你整整怀了二十二年的胎！！

女儿反反复复细看着，豁然有悟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爸爸，我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女儿。自1957年怀孕，一直到1979年方

才成熟,1980年呱呱问世。”“说得对,孩子,如今你走向成年,更要自尊自律,全身心图报啊!至于怎么图报,二十一世纪会严格地审视你的言行。市场经济中,任何物品都可以买到。只有高尚的人格人品买不到。举凡能够用金钱和权势轻易在市场上买到手的东西,都不是人间稀世珍品……记住啊,孩子!望你勿交白卷。”

“决不会交白卷。相信我,爸爸。”

痛苦中的慰藉

被异己者误解，心态是平衡的。

被所爱者误解，心态是痛苦的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有被所爱者多种多样的误解，因而有多种多样的痛苦。其中痛苦之甚，莫过于被所爱者视为敌人，从而罪之。可不是？被误解，已经够痛苦了；被误解为敌人，这就如雪上加霜。

1958年，我以“敌人”、同时也是以所谓罪人的身分，囚到青海高原劳动改造。入队的头一天，队长就唤我到他办公室，免去犯人见队长的队规，坐下来和我谈心。他说：“你的档案，我看了，你是不是认罪？”当时我沉默。他似乎理解我的心态，说：“沉默实际上是反抗，对吗？别这样，昨天我们是同志，明天，也许我们还是同志，至于今天，那就把它作为凤凰涅槃的过程吧！”他这几句颇有内涵的语言，既有人情味，也有哲思，一下子把我触动了！我一古脑儿向他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委屈……怎么不呢？他不是以冷峻的审视的目光看我，损我的自尊啊！此时此地，平等两个字，对我重如九鼎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谢谢你的信任，向我吐出肺腑之言。”并富有意味地重申：“这是谈心，不记账。但有一点，我得向你表明——我们是执行单位，不是法院。你认为无罪，可以向法院申诉，我们照转。在没有改判之前，你得正视所处的现实。只有正视现实，方能不离理与法、法

与情的框架。我们对你，尽可能地因人而教，不给你增加痛苦，增加思想上和体力上的重荷。”

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，几经岁月的冲击、沉淀，至今犹感到是一种难得的慰藉，并且念念不忘这位队长的名字：金定中！他是东北人，也是一个知识分子、共产党员。现在，想来已经到退休的年纪，不知他还留在青海高原否？身体还健康么？远在申江，我向他致以遥远的祝福。并且借浦江改革开放的风，向他寄语：当年他给我的痛苦中的慰藉，三十年来始终沉淀在我生命的历程，没有稀释。

在春的港口

风轻。云淡。

一丛芳草，一片蓝天。在那蓝天和芳草之间，有我三月的飞鸢。于是，我沿着萋萋芳草，走向绿色的郊原……我本想给飞鸢拉线，但鸢，已经跟着一阵风飘飞走了！哎！我的逝去的童年，还能回来么？……我躬下腰来，顺手摘一片草叶，细细咀嚼我童年的快乐、天真和梦幻……只有这样，我才感到失去的飞鸢——是的，我才感到从天上失去的，在地上得到了补偿。

古渡。垂杨。

一湾清泉，一缕轻烟。在那古渡的垂杨下，有荡漾的叶叠船，于是，我几度站在春天的港口把我的情思，搁在叶叠船上，请它给远方的我日夜思念的玫瑰色的憧憬捎去……并且期待着憧憬的回音。也许，我太痴情了！但，没有痴情，生活的春天，同时也就失去色彩啊！

我带着感情的色彩，在曲径通幽的春天的港口，去倾听声声阳雀……那里，妈妈曾经教我学阳雀呼唤。

我怀念：黄卷青灯，古朴的庭院。

我怀念：蛙声十里，月儿半弯。是的，爸爸就在那里，把我介绍给“春宵苦短……”把我介绍给屈原、宋玉、李白、孟浩然……

啊！这是我童年的港湾，如水的年华，滴滴涓涓，生命之舟，就